

第十九回 土中金永留佈施 意中人巧合成婚

抱志凌雲壯古今，榮親此日沐恩深。
劍寒烈士平生膽，歌斷秦雲故園心。
世態炎涼難計較，人情冷暖比晴陰。
昔年盤錯何堪說，明月清風撫玉琴。

話說程松差人送書致趙汝愚，趙汝愚拆開與梅丞相一齊觀看。只見上寫著：

程門犯女馮氏具供梅老爺閣下：供得賤妾西廂待月，謬列閨中侍女，拂鏡妝臺，原為馮氏青衣。孰知潛龍隱豹，野鷺山雞，雜居三載不露一形。然老爺之隆儀出眾，大志軼倫，妾早識非池中物所仰望為山門者也。竊念先老爺止生弱女，未完配而云亡。小姐傷親乏嗣，以承祧為自任。不料程姓妄求，叔命難辭，逼動閨中貞口，巧施閣內神謀，當夫口口在戶，百兩迎門。小姐自居門外，而以賤妾代為入幕，蓋所以全令名而止鑽窺也。豈彼嗔假貪真，計擒月兔，致爺冷眼熱腸，義救垣娥。由今思之，一以全小姐之節操，一以成先爺之遺愛。誠千秋義舉，曠代奇逢，恩既可酬，怨亦當雪。茲以妾翁松，昔日依奸附勢，跣犬吠堯。自作之孽，何敢仰邀天赦，改過無由，猶冀代贖翁愆。妾以假充名媛，獲配良人。瓜葛連於井上，萍藻寄於水中，寧非恫瘼為念，榮辱相關。是以不揣微賤，冒昧呼號，伏乞老爺相忘胯下之疑，推及屋烏之愛，超淪胥於苦海，消怨恨於清時。仁開一面，忍戴二天。瀝血敷陳，叩頰匍伏。

梅丞相看罷，大驚道：「原來待月為程松免罪的供狀。」趙汝愚驚問道：「那個待月？」梅丞相道：「就是馮小姐把他來假妝代嫁的。」趙汝愚道：「救翁也是他一片好心，因賢姪有向日避難一脈，今見貴顯，不敢輕投，所以先遞到我這裡來，要我轉達的意思。」梅丞相道：「程松因我拒見起恨，陷我受辱幾載，又累及徐魁縲紲之厄。幸遇恩人，各保無恙。我亦並無芥蒂，只因他自己心虛，反在聖上面前誣我假冒欺君，以致自投羅網。論起理來不過情重法輕，今繫獄百日，也可抵償徐魁之冤。待我請旨革職，保他還鄉罷了。」趙汝愚道：「這也足見賢姪寬宏仁厚處，從來小人之奸險，正以顯君子之操守。當時若無程松一番磨勵，賢姪不過受先人之蔭，徐魁不過碌碌一奴，何以沾此絕世特恩。」梅丞相道：「請問年伯，那馮夫人與小姐，自孟兄那日救回，說到什麼親戚處躲避，不知今作何狀貌，小姐可有佳偶否？」趙汝愚道：「馮小姐就暫避舍下。馮夫人憂憤而死，俱係小兒代為料理。目下我已替小姐擇了佳婿，不日就要完配了。」梅丞相聽說馮夫人身故，不勝傷悼。聽說小姐得所，心上又覺相安。那裡曉得自己聘的趙小姐，即是馮小姐。趙汝愚又再不說明。正是：

未識三更棗，如睽九里山。

趙汝愚留了小飲，梅丞相辭出。一面請恩葬親，一面題覆開豁程松之罪。聖上嘉其不念舊惡，有容人度量，批准革職免議。又敕旨賜葬梅馥，諡曰忠正公。即著孟將軍齋旨前去，徐指揮亦告假送葬。梅丞相謝恩，先在雲水庵做了七晝夜水陸道場，在京官員未免弔奠，熱鬧一番，然後起靈就道。程松見旨批革職免議，保全了身家性命，好不歡喜。明知是媳婦之力，又感激梅丞相開豁之恩。一出獄來，即領了程慕安，備祭祀到雲水庵祭奠，父子二人屈膝謝罪。梅丞相加以禮貌，毫無介懷，深加勸勉。說得父子二人，感愧交集，從此回去把待月猶如公主這樣尊重，翁姑敬愛，夫婦和諧，自不必說。這裡梅丞相欽賜葬親，一路榮耀下來。先要到萬壽庵拜望園覺，請僧眾做法事。那邊萬壽庵園覺僧，昔年留梅公子讀書，因得罪程松，行文捉捉，徐魁代去，恐禍及庵僧，求趙汝愚薦書逃避維揚。後來聞得奸臣伏辜，公子欽召，不勝歡喜。又聞梅公子出征有功，出將入相，欽賜葬親，不日榮歸，喜得手舞足蹈。自想道：「當初原是護法門徒，梅公子別時又曾發願，後來發跡重新廟宇，裝塑金身的，料他的信行，自然踐言。於是把昔年讀書之地，打掃潔淨。壁上月夜所題之詩，幸未磨落。我今效那口口闍黎的故事，把此詩作呂蒙正看待，將絳紗籠起來。又制一個緣簿，待梅丞相來，要他厚贈之外，作一募緣小引，仗他護法大力，到富室宦門去募緣，不患錢糧缺少。將來創建極大的叢林，豈不受用。一一停當，整備個船隻遠遠迎上，行到百里之外，准准接著。梅丞相見了大喜。敘些寒溫，致謝一番。園覺得意奉承，自不必說。所謂，和尚不勢利，髮長無錢剃。

梅丞相船到碼頭，迎接官員一概免見。先令徐指揮到墓所料理諸事等候。教園覺請數十僧眾，做禮仵道場，重新設幕開弔。自現任官員，以至鄉紳士民，弔奠趨承，真正人山人海，挨擠不開。梅丞相落寞時，從未識面之親朋，無不惠然肯來。受弔安葬，准准忙了十數日。正事完畢，梅丞相與孟將軍，俱方巾素服，徐指揮也是便服隨著，步到祖基舊宅，望著祝融一炬，可憐焦主，滿懷傷悼。對孟將軍道：「吾欲照舊式鳩工構造，復此日日門牆，算來悲歡離合。悉已嘗過，作此考槃自娛足矣。」孟將軍道：「呀，兄當此少年富貴，為何說這活，事體正未完哩。禮有不孝者三事，無後為大。兄今回朝謝恩，即擇吉授室，有了繼嗣，做個光前裕後的人方為完美。」

正說話間，園覺早遠遠迎接上來，邀至庵內。梅丞相與孟將軍、徐指揮，三人一齊進庵遊玩。先參了佛像，然後到昔年讀書之所。但見大士像仍舊懸著，梅丞相恭敬禮拜，暗謝一番。復身到房中，周圍一看，回想當年宛如昨日。壁上紅紗籠著那月夜題詩，手跡宛在。又想著一聲叫呼，惹出無數事來。園覺搬列無數果品素肴，梅花三白福口酒，狀元紅買了數罈，飲個盡歡。梅丞相一頭飲，一頭想，真個撫今追昔，感慨情深。因向壁題云：

憶昔流連舊水溪，重瞻手澤過招提。
草深細灑啼鶉血，梁古空餘春燕泥。
堂上鐘聲猶自擊，壁間紗影至今題。
愁雲黯黯無窮恨，盡向疏林夕照西。
其二云：
蕭瑟彈房喜復尋，相看此日歎浮沉。
殘書古劍歸何處？野草山花依舊榮。

往事徘徊實似昨，餘悲俯仰自難平。

故人聚首言新話，話未傾時夜已深。

梅丞相題罷，吟誦一回。園覺又排上細果，啜茗清談良久，就留宿庵中。次日，梅丞相道：「吾昔年受師父莫大之恩，昔有願心，今日不可不完，但不知重新廟宇，裝塑金身，大約所費幾許？」園覺聽得合著本懷，不勝歡喜。笑容可掬答道：「多蒙老爺護法，令荒庵生輝，其功德不可思議。貧僧已曾打算料帳，工程浩大非千金不可。但不敢全然仰求周給，只消老爺作一大護法領袖，待貧僧四處募化，眾口易舉便可鳩工立就矣。」梅丞相道：「不消化得，有，有。」梅丞相用過早飯，復到後面閒玩，走至三間客坐，昔日埋銀之所一看：但見方磚仍舊，昔日手跡宛在。因年深日久，青草滿地，更出著幾本萱花，開得茂盛可愛。於是暗暗驚喜，躊躇道：「由今日看來，決不是園覺自己埋下的。我可借此酬報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」又想到：「且住。我且不要說明，尋個機會略通消息，令他隱然自取，省得招揚反為不美。」算計已定，仍舊出來。

此時孟將軍、徐指揮與園覺，雖一同陪著遊玩，怎知就裡。再隨路紆折折，到一間房內，卻是園覺臥房：真個几案清潔，筆硯精良，懸的是名跡，擺的是骨董，幽雅可愛。梅丞相想道：「我在此三年，未曾到此。」見桌上的一本緣簿，揭開看時尚未沾一字，梅丞相暗喜，就題上幾句，不與說明仍就放著，只聽得外面喧嚷，一個和尚進來報說，有許多官員在外，候送梅老爺的。梅丞相便起身把緣簿交與園覺道：「我題個小引前面，我要緊上去復命詔恩，不能再敘，少不得後會有期。」說罷，與孟將軍、徐指揮竟出去。園覺送出。但見許多官員，卑躬下禮，遜上了座船，鳴鑼張號，開船去了。園覺看得呆了半晌，怏怏如有所失。跌足道：「我說從來人在患難時受了好處，便許得天花亂墜的報答在後，到得一朝富貴，就目中無人了。昔年遭了回祿，主僕兩個無處棲身，我慨然留住，供給讀書。後又自己取禍，累及我擔驚受怕，遠避在外，今日高官顯爵，難道竟忘記了。當初韓信受漂母一飯之恩，後來以千金酬報。雖不敢望報如韓信，而我之待他何啻漂母，彼竟付之漠然耶？或者以俟另日，亦可先許之齒頰，為何不顧而去？」展轉思量，越發懊惱起來。進房來也不揭看緣簿，將來擲放一邊道：「幾句募緣小引當做酬報了。這是御筆，可以庫上去支取得錢糧的。」前後追思，一團掃興，又恐人恥笑，默默裡氣鬱患病起來。真個：

空門五蘊空，貪字最難空。

園覺有個徒弟乖巧，看見師父病臥懨懨，明知為貪嗔所致，非湯藥可療。暗想道：「緣簿有梅老爺題的小引，是丞相的福力，難道不大。我將此去各施主家，化些銀子來，師父自然生歡喜心，不藥而愈。然後再商議到梅老爺任所去化，豈不妙哉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將緣簿開看。好像幾句偈詞道：

殿前三間精舍，庭前幾朵萱花，

不是玉匣未剖，原來金甕堪誇。

廟宇何愁傾圮，法身從此光華。

一向沉埋不泄，今朝始出泥沙。

小和尚誦了一遍道：「不像募緣的口氣。」又細細摹擬一遍道：「咦！奇怪，有些意思。」連忙對園覺說去，道：「師父，梅老爺題寫的緣簿甚是奇怪。」園覺道：「有什麼奇怪？」小和尚道：「是個啞謎，師父請坐起來看。」園覺接過一看，大驚大喜道：「噯！這是明明說後面三間房，內庭萱花之下藏著銀子，梅老爺看見不取，今日叫我掘來裝佛造殿。怪道他前日立在萱花之地，沉吟觀望，原來如此。」且驚且喜。頃刻間，病患已去了一半，就掙扎起來，先叫小和尚將外邊門關閉好了。師徒兩個到那處去分開亂草，掘起方磚，果見一罈亮晃晃元寶，光彩耀目。喜得園覺滿地打滾。小和尚接連翻了四、五個筋斗。園覺對天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梅老爺原說：『不消化得，有，有。』原來有在這裡。梅老爺當年如此困窮，獨能見利不取，堅忍苦守，所以今日享此大貴。我們出家人，為何反被貪嗔障礙，見了銀子就是這等快活起來。呸！這是身外之物，我如今為梅老爺點化了。」於是師徒二人把這樁銀子，盡數去重新廟宇，再塑金身，毫不敢私用。把梅丞相塑個神像，焚香禮拜。師徒兩人苦志修行，後來俱成正覺。萬壽禪院至今有碑記，某年月日梅丞相某重建，流傳永久。真個：

見利不取宰相度，貪嗔轉念即菩提。

說那梅丞相榮歸葬親，同著孟將軍、徐指揮入朝謝恩出來，將要去拜望趙汝愚。行不多路，只見馮畏天家裡一個家人，叫做馮興，衙役打扮，劈面在轎前走過。梅丞相看得仔細，連忙喚住道：「你是揚州馮相公家的，為甚在這裡？」馮興道：「小的是馮相公家的，只因相公有變不用在外，投在府堂充役，今大爺來京點著小的跟隨到此。」梅丞相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你相公為什麼變？」馮興道：「那個按院馬老爺私行到揚州，把相公密拿了去，下了獄。登時告我們相公的詞狀不計其數，不多幾日斃於獄了。又連累一個叫做范雲臣，一個叫做石秀甫，死倒不死，家產是盡了。」梅丞相道：「還有個小相公好麼？」馮興道：「自老相公一捉時，先嚇死了。」梅丞相傷歎了幾聲。又問道：「你家主母好麼？」馮興道：「這好在那裡。」丞相道：「耽擱了你，你去罷。」馮興答應一聲去了。梅丞相到趙汝愚家拜過，隨到李煥文家去拜。趙汝愚治席慶賀，暢飲盡歡，各散回衙。

次日，趙汝愚就擇了完婚吉日，先與孟將軍說知要入贅梅丞相，丞相也不推阻。於是兩下整備一應迎娶之事，不必細說。但是先做到丞相，然後做親酌世上絕少。所謂：

未得洞房花燭夜，衣冠先惹御爐香。

一路上人人喝采，個個稱揚。孟將軍、徐指揮俱戎裝隨送，又各帶二十名排軍張燈，十六名吹手，迎送到趙府門首，邀入中堂。掌禮儀相，響叮噹讀幾句合巹祥詞。細樂三奏，數十娉婷女婢擁著一位高才飽學翰林院小姐出來，雙拜天地，交拜夫妻。梅丞相請趙汝愚上坐受禮，趙汝愚再三推辭，互相推遜了一回，行過翁媪之禮。引入洞房，花燭合巹。外廳筵席盛設，親朋畢集。梅丞相坐了新郎之位，孟將軍、徐指揮並諸客，依序而坐，極其歡飲而散。人有知其詳細者，稱為絕世奇聞。做詩的，編曲的，途歌巷誦，盡是傳說一時之事，以為美聽。在下還記得有人贈梅丞相《黃鶯兒》曲云：

昔日管園童，小名兒，喚木榮，老爺死後全無用。歸復梅宗，出征建功，一朝拜相人驚頌。趙家翁，東牀選中，主母鳳鸞同。

又贈小姐云：

名媛出馮門，雙親逝，一念貞。閨中學士虧他。男身女身，閨英趙英，招來夫婿渾難認。姓梅生，今宵花燭，卻不道卑人。

筵席散後，四名女使，四名丫環，俱執百花宮燈，導前照後，迎丞相入洞房。但見燈燭輝煌，障燭燦爛，畫門高懸，彩色獸爐，空沸茶香。參參錯錯樹頭軸，整整齊齊架上書。梅丞相獨自無聊，隨手拈一本來看，卻是一本《東萊博議》。梅丞相道：「這

書正合著今日之事。呂萊公新婚時所著的。」又掩卷而想道：「小姐為何這咱時還不進來也。」

難道是月朗星稀，今夜斷然不雨，

怎禁得天寒地凍，明朝必定成霜。

[返回 >>](#) [醒風流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